

書頭

莊子

六





鴻書三十八真宗其近臣語  
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  
衣翠鬋小女童也誦秋水篇  
聞者駭異雜志

疏云水生於春而旺於秋春  
秋氣極盛多致霖雨故秋時  
而水至  
河伯晉義姓焉名夷一名水  
夷太宗時進師篇姓品名公子  
焉夷是公子之妻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肅齋林希逸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  
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  
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  
其面自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杜秋雨嘆詩云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處分

設案云渚重涯輕渚者水中可居之小洲也涯者連在渚中蓋涯水畔也渚中以有水畔而謂之渚涯相連而渚渚之義分涯而不可為水際岸際之義

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涇渭也黃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者也渚涯兩字一暇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能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太方大道也北海若

設謹案云虛墟通用且註作墟文粹云虛井中之虛也

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



華嚴經應身佛謂度沃焦佛  
或曰碧海之東有沃焦石無  
間獄之蓋也應身佛能度地  
獄中之人故曰度沃焦佛  
疏曰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  
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闊四  
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  
尾而為閘故曰尾閭海水  
沃着即焦亦名沃焦也

稊米疏曰草似稊而尖甚細  
下也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又奚以  
自多者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又奚以  
類知者言所知此一時蟪蛄不知春秋之  
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  
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偈大  
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  
太倉乎號物之數為之萬人處一焉人卒

文粹云以揖遜相連續  
司馬云連續仁義也

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  
士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  
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芥向之自多  
於水乎罍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  
此合太虛之間凡有者可名者論之也其  
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件此合草木鳥獸  
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  
大猶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



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如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傳，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可量，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顯今故，故遙而不悶，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

死而不說四字誤

坦墜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



鼻扁海許兩反音而又音賞  
明也  
異本作證考也鼻就也就今  
左而考證之以下接令故今  
右也

宗譜六祖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明大德

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後或先  
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  
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  
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  
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鼻考明也今故今  
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  
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踐待之  
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  
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  
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墜者猶曰識乎正  
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  
脩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  
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  
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  
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  
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

小我也至大天也以至小欲窮至大之  
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  
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  
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  
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  
其少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  
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

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  
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  
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  
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



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以目至，小而目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小不能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目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坪言大，而又大者，也。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目，曰小，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精。

前漢書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忽忽通十忽為系

風俗通曰千生萬生皆億

生兆兆生京京生垓垓生壤壤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

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確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太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



論語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食者文雅云用力以自養

孟子萬章下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亦為我雖祖湯稷於我側亦焉浼我哉

道人<sub>其</sub>不聞至德<sub>其</sub>不得大人<sub>其</sub>無已約分之至

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也也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我雖不亦利而亦不以賤役而不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終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備人不多食乎九言有餘不取盡也貪污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污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行殊乎俗不多辭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眾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

然與處焉能免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河伯

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少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及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則言不賤門隸不賤貧污所以操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

徐無鬼篇樂也其實重也枯梗也雖重也亦零也是時臨帝者也  
差類現然在斯中不足勝而言之  
史記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太夫孫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存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愚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未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雖壅稀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睽睽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毫末之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九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南西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處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昔者堯舜



疏云子之為相也，曾燕王名也。子之，即燕秦之女婿也。秦弟燕代從齊使燕，以荒謬許由故事，說燕王曾令讓位與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伐燕於是以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效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此乎？自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事，納秦女而疎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者，被殺，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假國封於白邑，借號稱公。勝以鄭人殺公，請五報，鸞鸞請不免，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代而滅之，故曰自公爭而滅。衝會當也，突也，按衝斥之義，而有責人之意，扁海相入貌。鳴鶴，文粹音，各鳥。

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把堯舜與之會湯武與自公相膠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駒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鳴鶴夜操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愚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補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我鳴鶴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月則瞋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



漢章句傳大馬路之讀作德文  
批錄繇由同

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纂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此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未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然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



詩燕人篇燕人王飛差池其

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田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兼翼兼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待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為何

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河伯曰然則何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躊躇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此一問又



宋史廖德明字子悔南劍人  
受業於朱壘

姪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  
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  
箇惟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  
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慘讀  
其書者看它不破道終言也理事物各存  
之理也惟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休而後  
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輕  
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句著四弗能字却  
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底極是下得有  
力薄迫迫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  
不能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  
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  
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也察  
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

楊子鶻兮突兮碧岩三才五  
則頌之著語鶻兮突兮下二  
極云渾濁也或云無分曉也

孟子離婁上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註自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耳

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  
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  
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  
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  
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  
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  
之安之也踴躍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  
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  
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  
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文粹云目形綴於此明福於  
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  
除初稟及文粹音零卓行見

真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及其真命天理也故變憐蛇蛇憐蛇蛇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

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



山海經云東海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夔昔黃帝代蚩尤以夔皮貫鼓聲聞五百里

陳景元曰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指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降而退所謂大勝也

音義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冠時與虎俱後討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冠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圍之

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

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未却歸在風上而且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踰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个小小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然而然者物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物不可違也

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講窮久矣而不免命

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

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

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



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公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

稻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次  
 後。幾缺而成崖者。接脇以兩  
 腋。指水如接物持。順緊閉其  
 口也。

還。回視也。時不前也。止也。幾  
 也。臺也。遂。巡。小不能容却。先  
 退出也。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枕太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鼃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  
 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  
 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  
 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



頃久早晚也

文粹規規自失貌

滕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

一時之利利口也

疏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都之地其俗能行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



故燕國少年遠來學長壽陵  
燕邑名

易震卦震亨震來虩虩言  
咥々正義謂人恐懼之貌  
司馬云商蛇地燕謂之馬蛇  
一本作蛇

而歸耳今子不夫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言之  
所以謂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  
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蚌井  
中赤蟲也蟹螯蟹也坎井之地蚌蟹科斗  
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蚌蟹與科斗九年之  
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永旱如此  
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九潦  
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  
得筆力適適猶離離也商蛇小蟲也毗  
也大皇天也下踏黃泉上登干天言其見  
趣之高遠也夷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  
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

列子上仲尼篇

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  
祭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不亦小乎  
邯鄲失行之喻允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  
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謂歸  
也列子所言魏牟楚王莊子治之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  
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



郭象曰搜於國中揚其整旅也  
庭鷄鳳雛也醴泉泉也如醴也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  
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鷄雛子知之乎夫  
鷄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  
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鷄得腐鼠  
鷄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食物之奪也思之

梁國而嚇我耶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

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且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



濠是水名在淮南鐘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莊惠遊之所石以絕水為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情難在其上也

五燈會元卷之二南陽惠忠國師傳麻谷到參繞禪狀三迦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此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云此以下有無情說法之問答

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一般說

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惠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粘住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闕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惠語錄見普說中

### 外篇至樂第十八

世間一苦今無為自然了也

語云レテ云レアル云ハ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



疏云賴心諫而太平此足以  
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  
足以活身也

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  
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  
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  
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  
忠諫不聽踵循無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

經世

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趨者諛  
諛然如將不得已而皆自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  
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以為物害已一段推廣  
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



文選三十三有屈平卜居一  
首有杜以忠乎無窮乎力耕  
乎成者乎保身乎危身乎之  
數句又有孰能孰不能何去何  
從之句

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不同富貴壽善四等  
人也善者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  
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惜惜老而不驩  
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  
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以烈  
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躡  
循與逡巡同耳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  
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  
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  
舉群趣者言舉世群然而趣之也評評然  
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  
吾未之樂未之知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  
樂我皆未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  
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太甚也至樂  
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  
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

林云職令各有所主也李云  
繁植貌  
陸云芒混芒之義勿穆之  
義

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為所以定是非如  
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  
幾有存者言無為則  
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  
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  
皆化芒乎芬乎而無從出乎芬乎芒乎而  
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  
哉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  
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  
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  
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此篇自天



文粹聚然哀亂貌陸西星云  
無聚然言焉能情不聚然與  
世人同哉

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是一  
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妙玩味  
子甲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指莊子妻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  
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獨何能無聚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  
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

偃然安息貌巨室天地也

噉噉呼也

圓覺經云氣歸火動氣歸風  
波羅提爲異見王說偈曰在  
胎爲身處世名入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  
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遍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  
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闍錫已心即開悟見傳燈  
錄三至善傳

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  
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也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  
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  
日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  
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  
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  
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  
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  
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學所  
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  
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蓋者故爲此過  
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  
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



特矯世厭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宅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肱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假名字豈不是撰出黃

傷音陽頭瘡癰癰也瘡也陸云柳多擁腫故以為癰癰之喻

圓覺經上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不能有四大大分解無塵可得

離火交反

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癰也今人謂生癰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蹶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化也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蹶蹶然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說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



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  
及此乎於是語卒援觸髅枕而卧夜半觸  
髅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  
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莊子曰然觸髅曰死無若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于父母妻

子問至知識子欲之乎觸髅深矐蹙頰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醜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觸髅一段說也是奇特讀皆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語看便錯了顏淵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



疏曰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雨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大牢迎於大廟之中觴宴之臧文仲用焉非關魯侯飲鳥於魯廟牛曰太牢羊曰小牢性備也

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入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日

云杜八哀詩爰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響

鱗泥鱗似鱗而無鱗鰓自魚委蛇寬舒自得之貌議曰云多言也

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鱗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譙譙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  
形得於天者各有其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  
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  
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  
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所食  
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  
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它  
却撰出許多煩洞說語御音逆迎而觸之  
也觸飲也壇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  
澶陸不其能者言入才各不同也不  
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  
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  
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

列子註云莊果知人生之所  
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  
滅之樂者乎若指觸髅予乃  
自謂也

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  
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  
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  
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  
見百歲觸髅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  
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種有幾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蠶  
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爵棲  
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螻蟴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



羊奚羊蹄菜陳景元曰羊奚與不筭之老竹比合而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致仲圖多刺蝟是也

其名為鵲鵲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醯輅生  
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猷蒼蒨生乎腐蠃羊  
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從見者因而是也機蓬者彼在  
蓬草之生機其蓬而指之也生而  
飲食日養死而寂滅者曰觀却如此倒說  
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體也這  
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  
之間物之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

音義古絕字除音絕今讀音繼

徹底說不是以少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  
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  
固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  
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  
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  
句便不如它省了兩句幽者水上塵垢初  
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繁之意但其  
微耳青龍蟄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  
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  
兩句說了个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  
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鳥車錢草也鬱棲  
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  
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螻蛄鳥足之葉  
又化為胡蝶螻蛄也胡蝶之別名  
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  
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鵲鵲軟而



馬齒菜、艾、稗、云馬齒草也、按  
俗名云、年未比田、又須邊利  
以由  
設謹按云人參也、之也、字恐  
誤、平以上、馬齒馬欄之格例、知之

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耕虫然、鵲、撥、又  
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  
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醢、蟻、蠅、也、蟻、蠅、化、而  
為、鴈、鵲、鴈、輒、化、而為、九、獸、九、獸、化、而為、黃、輒、  
輒、黃、輒、化、則、為、腐、蠅、腐、蠅、化、則、為、蒼、蛄、此、  
虞、以、生、乎、字、省、一、兩、句、文、法、也、黃、輒、九、獸、  
腐、蠅、蒼、蛄、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  
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一、卻、  
把、箇、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  
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  
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  
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  
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  
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  
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  
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

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鴈、  
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為、蝙蝠、何、處、不、  
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  
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  
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  
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  
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

英化理

晉書阮平性恬淡或有謂其  
正見自蠅後因嘆曰未知人  
生當幾量履耶  
山谷評曰毛筆曰平生幾  
兩履身後五車書

天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  
生幾兩履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謂無  
奈何者言人乃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  
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  
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  
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  
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  
幾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  
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  
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  
平者心無高下次擇也猶佛氏曰是法乎  
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  
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  
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

飲食服



事與其生者不得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發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還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標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

異物云云石物中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濞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



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惜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鎔  
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  
入者賊生不厭其天不怨於人民幾乎以  
其真潛行不窒嘿遠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恃如御風而行是也

純氣之宇宇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  
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  
可爲也此語似爲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  
伏羲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  
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  
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辟於一  
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  
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  
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法也造物  
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  
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造化易也言其無  
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  
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  
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  
定也不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  
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



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  
離也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遊曰  
天且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離也  
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  
物而不損言雖爲物所選觸而其神不動  
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  
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  
所謂無爲是也鑲于傷人飄瓦中人而人  
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  
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  
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  
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  
天猶有心也天之無心也開明之德生  
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木化心未  
化則六根皆爲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  
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

扁海八兩爲錙十黍重曰銖  
二十四銖爲兩

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  
密心也譬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養蜩猶撥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  
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  
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  
吾處身也若檟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  
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



郭註累二九而不墜是陽主之停審也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

操舟文粹云刺舟也

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僂丈人之謂乎

美蠅持竿而釣蠅者也累九於竿首

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個停審字亦自好極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極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當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美蠅之時其身如木極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蠅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不知道實齋焉痴僂背曲者也 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操舟文粹云刺舟也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尾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



愚扁海音因浮行水上本  
作逐列子習於水而勇於淵

齊扁海音門音音免希也  
綱鑑大全五十一宋真宗待  
寇準甚厚王欽若嫉之一日  
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準為有社稷  
刃事而日然欽若曰城下之  
盟春秋北之澶淵之舉是也  
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  
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  
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  
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勝  
則得之敗則失之

文粹云學生學養生之道

死也凡外重者內拙傷深淵名也游拍澤

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  
舟矣覆劫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  
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也射也射而中其  
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  
注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為  
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  
心愈重而易殲矣矜恤惜之意也射者之  
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內而  
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益其間  
又以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  
理看他文勢起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  
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佳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天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居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  
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

走往來奔羶



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按舊掃箒也按猶根後之拔操

按舊以傳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前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

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中在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

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實之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

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入而藏勢亦奇

無入而藏勢亦奇

靜也無出而陽不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若得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

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

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

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務之意此

亦人室慾之戒莊子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筵曰汝奚惡死吾將

齊服也

設謹按畏塗者畏道路之險

難賊殺等之事也陷死險難

之中係死于賊之鋒者非

常之事也猶且戒之平生

死猶謂之在席飲食之間者

不知戒之可悲哉

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皓南

嶺眉命曰代性之斧焉曰日

氏春秋曰靡曼皓南鄭衛之

音義以自樂命曰代性之斧

陰符經曰淫聲義色破骨之

斧鉞也

坡詩曰髮雪未易掃眉斧親



自伐

設案祝宗人祭祫之官大祝小祝大宗伯小宗伯之名兼合言之

哀一云不極也

禮五藻諸侯玄端以祭李京一云玄端禮服也

三註服作冠設謹案云玄衣也端冠也然則服也三註冠也之註非乎李京一註禮服也忘此註是乎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宣諸臺使婦人載以過朝註舍以章索為之皆屬正義曰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簋故為簋屬過朝以小人令眾懼也

賦扁海脚跌屈足坐也躓路也與躓同

莊子中告教齊賢人

三月繫汝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若何也

女端服也彘猶養之也屍備之後也豚猶彘也曲也而可以聚物者彘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宣諸臺即此類也生有軒

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奔薄之中亦甘心焉即表之所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為彘謀相如彼而自為謀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譏諭為病數日不出齊土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



開象玄曰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釋文云水神弟 畢玄曰狀如狗有角身有文釋文云如牛狀如獸一足行也

晉書蔡廣字彥輔南陽濟陽人也遷河南尹常有親客久關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飲忽見盆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漆書作蛇廣意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廣謂客曰不在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病栢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蠶有不淨之神警戶內之煩壤雷震處之東北方之下者シロウチニル神ヲ履ミ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畢山有變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栢公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

嘔吐也噦並氣喘也  
瀉扁結聚也也也

朕上九朕孤見家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膽後說之孤既冠婚婦誼朕道未通故曰朕孤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朕之甚也不負塗穢莫過

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畧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論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瀉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震亦鬼名也倍阿鮭蠶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決陽屋中西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犛小年埜之神名也變澤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栢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輟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



焉見鬼。蓋耳。吁可怪也。先張之孤。將攻害也。後說之。孤諱怪。通也。疏云。物極則反。聚極則通。故後說之。孤不復攻。匪寇。婚。婚者。四則其應。故謂四為寇。按志。既通。匪能為寇。虛僞之聲。云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聞也。

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紀渚子則見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為王養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僞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此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耗。疾視而不動。初言虛僞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

孟子梁惠王篇王請無負小勇。夫按劍疾視。目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張湛云。目梁在今彭城郡。亦雅石。絕水曰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或云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名曰梁。八尺曰板。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

之意。即直視也。如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孔子觀於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



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註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翼齊與臍同左氏噬臍亦作齊水旋入也也汨水滾出處也

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浚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海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梓慶削木爲牛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鑊鑊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鑊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鑊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鑊，扁海樂器形似夾鐘。  
附樂器疏以章為之實之以  
糠所以節樂也擊鼓必擊拊  
形如鼓今此註用以為荀爽  
之類。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荀爽註  
樂器所縣橫曰荀植曰庚凡  
鐘磬者自荀庚寫鳥獸之形  
大聲有力者以為鐘庚清聲  
無力者以為磬

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為之豈創木所能成  
愚按大觀類篇曰鑊鐘鼓之類也是乃荀  
簾之類所以縣鐘鼓也荀簾之形為鳥為  
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  
猶鬼神言精絕非入所能為也耗氣者氣  
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  
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  
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  
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  
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  
之性也木之形軀各自成象若見成者  
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  
其物之自然故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  
日以天合天

詩大叔于田執轡如組而駢  
如舞

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  
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  
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  
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扣闔也鉤而反言  
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已御者雖巧必  
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  
極為的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  
極為端正  
不以心替故其靈臺一不極  
到此又散說  
數句倕為共



舜典帝曰疇若予工金曰垂  
或帝曰俞咨垂汝共工誅共  
工共工官稱  
考工記輔人之職軫之方也  
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  
也

漢律歷志規圓生矩矩方生

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  
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使如  
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  
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  
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  
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  
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  
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  
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  
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  
圓則中規何以目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  
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創木為圓  
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  
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拘  
礙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

諸音釋也

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  
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  
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儼與適亦忘之譬  
如足初躡屨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屨之適著之  
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  
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  
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有孫休者踵  
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  
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



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  
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  
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  
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

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  
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生口之  
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  
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  
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  
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



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  
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欬啓  
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鼉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  
乎哉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  
於汚俗也飾知驚愚脩身明言其  
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者其名也  
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  
之又何罪於我欬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  
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以

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繼當  
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  
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  
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 外篇山水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  
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  
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  
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  
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莊子卷六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  
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與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  
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

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  
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  
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  
見殺之說又自  
意然言材與不材皆猶  
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  
必至於善惡俱泯  
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  
也乘道德者順自  
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  
朔曰用之則爲虎  
不用則爲鼠也用捨  
隨時我無容心故無  
毀亦無譽專爲則有  
心矣無肯專爲即無

文選四十五東方朔答客難  
云枕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  
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



不用則為真

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君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谷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而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眾賢者於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夫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目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

翼云左傳云市南君能宜儉  
楚人也

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市南君儉見魯侯魯其唯道德之鄉乎

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曾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



韓文卷二十送之鳴鴈序云  
夫鳥倦而啄仰而四顧大獸  
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  
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居然安然也於  
此用之有無因  
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  
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  
渴出而未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  
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  
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此皮自累言  
有者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  
必涉世深者方知之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徇枉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  
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此  
言  
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  
國名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流在  
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  
爲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  
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行也徇在  
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  
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  
而欲至於  
此國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



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侏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  
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  
君自此遠矣無形侏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

傳燈十一鄧州香嚴知閑禪師初參潯山不契辭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道蹤遂止焉日因山中夏除中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問廓然覺悟乃述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感儀諸方達道者盡言上上機

傳燈二十四文益禪師傳因僧覽而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

杜詩全集卷十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其序末云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善草書於鄭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

傳育福尔雅云急也今此本作福者非也諸本作福

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道學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返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  
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左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

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呼罵之無人  
屈也有入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  
入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  
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作遊於斯世而虛  
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  
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  
同此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  
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  
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  
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何  
乎其無識儻乎其息疑莽乎其送往



翼註云設樂懸鐘上下各六亦謂編鐘也

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鐘先祭而後鑄故  
月為壇三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猶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者不得一作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怠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言日暮乎苦乎卒堀然之意若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

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翬翬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



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  
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其  
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  
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  
聞之太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隤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  
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  
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

人人且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

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

裘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

獸不惡而況人乎

我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急令  
之燕也之燕也紛紛猗猗飛之貌也引援群飛也  
迫脅而棲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  
爲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  
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  
不知爲鳥爲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  
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戕之喻也大成  
之人太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



食家如食人者應市上篇文

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陳轅皆自損也  
還與眾人言退而與眾人同也順道而行  
黯然而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謂居之時雖  
得行其志而不下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  
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  
此於莊若無心也削迹損勢不以功名爲  
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入人亦忘我此  
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  
爲焉乎未後數語便與食家如食人處  
同借孔子之名以彰其說此重言也

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

假言下邑也

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  
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  
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  
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  
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衛風氓詩小序曰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  
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  
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  
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  
焉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  
矣徐行翔佻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子桑雝即戶也假人假  
國之人也棄璧留子此喻  
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皆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其而易絕  
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可見也此  
一句又是一個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抱  
目前抱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相進也  
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  
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

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

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  
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

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  
與道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  
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  
人寡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  
爲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  
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皆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康反若結  
係履而過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儼邪莊子曰貧也  
非儼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儼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  
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  
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  
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惴慄此  
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  
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大  
龜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弊而  
以紮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

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  
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  
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簡加急字自是好醫  
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  
之狀猿尤精神微也夫言以比干之  
事比之則見其微驗此三字亦奇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  
擊槁枝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  
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



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

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  
槁枝策也

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官角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有人聲歌者也犁然端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未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忠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

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

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

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

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

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

入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尔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活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活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

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夫也運物運氣也推發也運物之泄氣歟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借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則謂此意縱橫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鵲鵲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

前漢書列傳三十六公孫賀  
賀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  
父昆耶景帝時為隴西太守武  
帝時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



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  
以駟馬駟射爲官材誠不往  
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  
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  
起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  
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  
殆矣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  
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未必得之也

翼運寸可同一寸也

劉向說楚王欲殺離會人  
潘子諫之事詳食

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  
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  
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  
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  
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鸛鵒之無益亦無害  
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  
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  
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  
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  
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  
耶人者天之所生故曰有天也天亦造化  
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  
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  
得於天豈人所自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  
所不能有所故更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  
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

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  
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莊周  
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  
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  
裳躑躅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休然  
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庭不出蘭且  
從而問之天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身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太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  
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  
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  
也彫陵地名也樊園之藩籬也感用之穎  
飛從額前過也設大也逝往也翼大而  
不能件目大而不能觀逐物而自迷之狀  
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

其陽子司馬云陽朱也

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有  
故有不逝不觀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  
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  
者謠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  
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  
其身是以微而濫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  
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  
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  
悞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  
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  
迷此乃學者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  
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  
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  
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持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謙然自以爲不足也  
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傳果然乎哉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